

让思想拐个弯

草坪如今已经普及到任何角落,城市就不用提了,即便在小城镇,在乡村,也常常被草坪所覆盖,有的叫高尔夫球场,有的叫别墅区,也有的称水库公园。我现在居住的这片地区明明是镇,附近都是村,但我只看见了草坪。前几天终于发现了一片该收割的麦子,兴奋不已,因为在北方大城市的郊县,麦子也成了稀罕物。

回想 30 年前,除了公园里的小草地外,我基本没见过大片的草坪,处处乱生的杂草倒是常见,拔草,是我读中小学时的一项经常任务。那个年代,虽然杂草丛生,但只要有草,就会有蚂蚱、螳螂,土里也会有蠕动的虫子和蚯蚓。抬头如果有树,尽管树杈很乱,枝叶上有虫蛀,可吊丝虫的爬动、花大姐的飞落,知了的叫声最常见最常听。抓蚂蚱是儿时的游戏,拿根杆子粘知

总是想得太多

走进一幢老式公房,很容易分辨哪些房子是自住,哪套是出租的。门前的台阶上扔着烟蒂,一层灰的铁门虚掩着,排气扇上沾满油污,不用猜那几乎都是租客留下的痕迹。朋友的同事,通过我租了个房子。一年后房东怒气冲冲地来找我,说租房的年轻人最后一个月的房租没付,人也联系不上了。我是介绍人,只得把那个朋友找来,一起撬门进去,厨房和卫生间粘腻得无处下脚,五斗橱的门没有一个能关严,桌上的一碗剩菜上霉斑已经积得很高。据说那个租房的人出国去了,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见过一次,打扮得倒也干净斯文,没想到是这么不堪的人。

小时候我认识的租客,全然不是这般模样。姑姑的房子紧挨着我,她把前面的几间屋子租给了一对夫妻,夫妇俩都是工人。我去他们家串过门,地板、门窗、几件简单的杂木家具都擦得干干净净。屋子

本埠生活录

长夏轻浮慵倦,人生缓缓失重。日复一日地,诸事懒散,心思亦漫漶。仅剩的兴致盎然,是被友人东一抓西一抓,捉了去吃与喝。仿佛一个夏日的事业,就是努力养起一腔的精血,跟浩荡猛暑,送往迎拒缠绵悱恻。

某日黄昏,去赴友人的小宴,巷子深深深处的幽静馆子,落日余晖里,挥汗而去。临到门口,翻翻微信查地址,才发现,友人讲的六点,错以为六点半。这就无端心慌了一下下。一步踏进去,人人正襟端坐,一小半熟人一大半生人,全体早早坐好,只剩我一个笨蛋辉煌迟到。友人体贴,替我留的座位,夹在两位艺术家之间,一中年一少年,两男巍然,令人好生仓惶。寒暄数句,小心落座,红酒已经快递到跟前。

酒饭吃过大半,闲话讲到了跋涉新疆。一桌子的俗人,侧重头头是道离不开吃。讲讲抓饭的腴美别致,讲讲薄皮包子一肚子沸滚的羊油。听了莞尔不已,那种包子,我亦是吃过的,于荒漠纵横之后,红尘里邂逅,确实满震撼人心的。然后亦讲讲自己的心思。最爱新疆的,是石榴汁,半生行走,没有见过比这更艳美绝伦的果汁。那种聪明怪异的机器,一压,瞬间便压出石榴的丰沛汁水来,浓浓一大杯,如浆

没有生气的草坪

了也是童年的生活细节。可惜,这些在当今都成了只可回忆的过去。

今天的草坪,面积固然广大,草也长得秀美,天天都可以看见有人在修剪,用根长长的胶皮管子不断地向草坪浇水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场景,但草坪毫无生气,没有蚂蚱、螳螂,没有虫子和蚯蚓,连蝴蝶和蜻蜓都很难得一见。最常见的是废纸、塑料袋,还有东一个西一个的饮料瓶。这样的草坪,不知是因为杀虫药喷得太多,还是草太精致,以至单纯得好像人造草坪。

自然草坪越来越像人造草坪,就好像许多城市的新区,八车道、大广场、大剧院、博物馆、豪华的办公楼,再加宽阔的草坪,可是毫无人气,到了晚上更是死气沉沉。我近些年出差去一些城市,住在新区,宽阔、干净、整洁、现代化,唯一缺少的就是生气,而且面目高度雷

租客

前面有一小块泥地,这家人搭了一个架子,种了一棵使君子花。夏日的傍晚去姑姑家玩,总能闻见使君子柔和的香气。说不知道住到哪一天,不愿种花只是借口吧。西方有句谚语说:即使明天世界毁灭,今天仍然要种苹果树。至今记得姑父去世的那个夜晚,我和父亲在院子里看电视,姑姑家的保姆慌张地跑来。姑姑在郊区的医院值班,姑父的肺气肿却突然恶化,保姆先跑到他们那里去求助。那对夫妻眼看着姑父不行了,当即给他擦洗,让保姆找出干净像样的衣服来更换。赶在人的身体柔软温热的时候换衣服,这样的临终之事没想到竟是由租客来完成的。

在人口流动没这么剧烈,人心没这么浮躁的时代,我见过的租客,大多是这样清静自守,遇事又有担当的人,没有把日子往邈邈和将里去过。房与人,主与客,短暂的相待仍以长久之心去完成。

夏日馀屑

似血,至酸至甜,简直激荡灵魂。一直超爱人间两种果汁,甘蔗汁,石榴汁,偏偏都是很难吃到的东西。从小被大人教导,女孩子吃东西,口味不可以太过刁钻,免得被人批评小家子气。所以,尽管爱饮,平常日子里,总是不敢轻易讲出口。

今晚的主人家,是走遍天下的狂人一枚,自告出国回家,算算不止一百次了已经。人人闻言啧啧有声,热羡惊叹不已。偏我翻个清凉白眼,问伊,darling,多么好奇,出国百次有余,为何还会想着回家?是鸟兽般的归巢本能?还是人性所谓故乡归宿?

饭后立在巷子深处,吸一枝孤零零的烟卷。烟瘾勃发的大小艺术家们,亲密无间立成一围,彼此点燃并深呼吸,吸烟变成如此狼狽一举,世道真是不堪。烟雾缭绕里,彼此挥手告别。主人家并不吸烟,立在车边,等我吸完,便当真有些不好意思,匆匆想要灭了。人家细致体贴,darling再来几口,不急。倒是被伊劝得心软。

夜里送到家门口,茫茫夜色里,这个出国百次有余、半生纵横江湖的老男人,居然满面不安,跟我讲,我怎么开回浦西?darling我路盲一枚。

天下真是,什么样的男人没有?这就观止了又一次。

顾土

同。我说想去老城区看看,回答总是:距离这里很远,很乱。

城区是为人服务的,不但上班,还要生活,生活中间需要饭馆、茶室、超市、菜市场,少不了来去匆匆的人流,更不能缺失游览、休憩、闲坐没事或是东游西荡的男女老少。草坪也是人享受的地方,人需要邻居,不仅有人作为邻居,还需要与各类生物为邻,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爬的,甚至有点有害物种也在情理之中。前年我去瑞士伯尔尼,那么干净的一座城市,我们居然在一家熟食铺的大香肠上看到一只肥硕的绿豆蝇飞来飞去。一位女同伴提示旁边的售货员,这有一只苍蝇。不料他微笑地摆摆手,“这也是一个生命!”回答令我们目瞪口呆。

诗歌口香糖

无题(311) ◆ 严力

➔ 我喜欢鱼的最重要原因是它们始终用尾声制造前进

➔ 反省一定能发展成中国的一个省一定能开发成内心的旅游项目

➔ 我办事情总是犹犹豫豫所以算命的说你的掌纹也堵车看来也该设置红绿灯了

➔ 理想一进入商场就会马上成为衬托商品的霓虹灯

➔ 一些人丢失的不是钱包而是口袋不是观念而是头脑

➔ 日子就像行李落地后按照航班领取人生中可以托运的财富全在拉链里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311 期

西南的琐事尘语

夏天的京都,跟樱花无关。而樱花中的京都本来是我关于京都景观最大的念想之一。

另外,与京都樱花并置的一个大念想是金阁寺。这个念想的推动力当然是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金阁寺的正式名称是鹿苑寺,因建筑物的外面饰有金箔,故又名金阁寺。这座古刹位于京都。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读《金阁寺》,其中,三岛美学理论中带有中庸色彩的“成就了的美都是折衷的产物”以及趋于极致乃至于在绝望中安心的“美在彼而我在此”,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震荡回声,袅绕不绝,深深地击中了我,进而强烈有力地影响了我的美学观、写作观乃至于人生观。

京都樱花当然没得看。而金阁寺也没看成。我是受有关机构邀请去的,在京都时间很短,行程里没有金阁寺的安排,同行的人中间没人提到金阁寺,更没人谈论三岛的那部小说。我为人处事又不乖张任性,自然不会另外要求什么。也好,

在中心的边缘

上海国际电影节看了场意大利电影:《疲惫女人心》。电影讲述一个五星级酒店女检查官艾琳的日常生活。一边是一个个高级酒店里女主角像卧底一样在检查细节,一边是她和妹妹一家及男性朋友的来往。镜头在两种场景中穿插得非常漂亮而自然。戏剧性的情节是女主角在酒店遇到一个言行前卫的女人类学家。前天还在电视里看到人类学家为自己的书做专题节目,第二天,她却突然死亡,半夜三点死于心脏病。没有亲人,警察能找到的,是人类学家离婚 15 年的前夫。

一直满意自己自由生活的艾琳顿然强烈感受到了自由的副产品:孤独。她马上修复了与妹妹的亲情关系,不再计较两人的小矛盾。曾经是情人的男友有了新女友并即将做爸爸。在同类暴死的刺激下,艾琳又与已经变成朋友的前男友发生了一夜情,但第二天就清醒了。她祝福了即将做父母的那对,又推着她的行李奔赴下一个酒店。生活流的拍摄似乎是欧洲影片的基本风格。不强调戏剧冲突与故事的跌宕起伏。人物的心理深度也点到为止,不走神经质的线路。

生活流的拍摄似乎是欧洲影片的基本风格。不强调戏剧冲突与故事的跌宕起伏。人物的心理深度也点到为止,不走神经质的线路。

钢笔画世界



里约热内卢的海滩

杨秉辉 画\文

里约热内卢临海,岂止“临”海,瓜纳巴拉海湾事实上将海揽进了里约市内。在里约市内就有许多著名的海滩,其中又以科帕卡巴纳海滩最为著名。科帕卡巴纳海滩在瓜纳巴拉海湾西岸,长达 5 公里,宽约百余米。海滩外侧碧海蓝天,风平浪静,内侧高楼鳞次栉比,车水马龙。沙滩与马路有宽约数丈的隔离带,以黑白二色的石块砌成波浪状花纹。海上三角帆的帆影点点,海边人们弄潮冲浪,沙滩上人们踢球健身,自清晨至深夜热闹非凡。

在清水寺

留下这两个最大的念想,让它们成为以后再去京都的动因。其实,要说在京都的心境,没能看成樱花和金阁寺,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遗憾,说是最大的念想,但并非强烈到渴望的程度,似乎也可以很遥远,可以是,也可以是无。在这样的心境中,我再一次确认了这么多年来三岛美学对我绵长且有效的影响力,我已经安于这世间美在彼而我在此的事实。在京都时我就想,近在咫尺,避而不见,这中间充溢着这么长的时间,充溢着很饱满很湿润的想念和感谢,像一种长久的爱情,而我可以低头、微笑、心若止水地躲过去,真是出息啦!

好在去了清水寺。在旅游指南中,清水寺比金阁寺的名气要大得多,是京都必游之地。

清水寺的寺名缘起音羽山的瀑布,人们来此供奉千手观音,依山而建,据此成寺,寺中常年清水长流。这座寺庙始建于公元 798 年,是平安时期的代表性建筑。之

热烈的与恬淡的

◆ 南妮

时间的进行度与生活是同步的,因而喜欢刺激的观众会觉得沉闷。《疲惫女人心》不时配有典雅的音乐。有的欧洲片连音乐也没有,节奏感当然就欠缺。

美国片好看,所谓几分钟要出现一个高潮。在视觉冲击上,美国片肯定会强于欧洲片,导演欲牢牢地控制观众心理。但就是这个控制,让你会心生厌烦。场面与音乐热烈煽情,要把观影者的情绪与感情纳入导演的指挥棒。或许你给煽出了几点眼泪,或者肾上腺激素猛增,但过后思量很傻冒。电影的画面应该是冷静的、多义的,价值取向不垄断,煽情其实是低估观众的一种自以为是,是艺术上取了狭隘的做法。美国片的爱情戏,俊男靓女 的接吻镜头完美无憾。而欧洲片的女主角,镜头会不掩饰她的肥胖。欧洲片讲究的是真实自然,人与事件留下的思考是淡淡的。导演的心态是放松的,投资成本不大的话,可能也没有收回成本的急迫与焦虑。

美国片好看,欧洲片耐看。观众对于两者的需求,我觉得好像是对于两个不同朋友的需求。有时你需要一个主观热烈的灌输者,有时你需要一个冷静恬淡的谈话者。

钢笔画世界



里约热内卢的海滩

杨秉辉 画\文

里约热内卢临海,岂止“临”海,瓜纳巴拉海湾事实上将海揽进了里约市内。在里约市内就有许多著名的海滩,其中又以科帕卡巴纳海滩最为著名。科帕卡巴纳海滩在瓜纳巴拉海湾西岸,长达 5 公里,宽约百余米。海滩外侧碧海蓝天,风平浪静,内侧高楼鳞次栉比,车水马龙。沙滩与马路有宽约数丈的隔离带,以黑白二色的石块砌成波浪状花纹。海上三角帆的帆影点点,海边人们弄潮冲浪,沙滩上人们踢球健身,自清晨至深夜热闹非凡。

在清水寺

◆ 洁尘

后清水寺多年遭受祝融之灾,现在的样貌是 1633 年由德川家康捐资兴建的。

走过前面新修的门廊类的建筑物,拾级而上,完全木制结构的呈深褐色的寺院本体让人感觉古远、优美和寂寥。清水寺的主堂建在悬崖边,由 139 根立柱支撑,宛如巨型舞台,所以又称“清水舞台”。清水舞台的下方就是音羽瀑布以及祈求分娩顺利的“子安塔”。站在清水舞台上,景观开阔,气象不凡。这里四季观景都有说法,说是春天的樱花、夏天的瀑布、秋天的红叶和冬天的细雪。夏天的瀑布我领略到了,清灵凛冽,荡尽暑气;松尾芭蕉有一俳句,将音羽瀑布和松风清水以及内心相连,我以前读过,但后来记不清楚了,一时也查不到了。但相比之下,在我的口味里,樱花、红叶和细雪,从意境上讲似乎更为精致有品。跟未能去成的金阁寺一样,在清水寺,我又一次遭遇了美在彼而我在此的这一问题。